

流动人口研究

基于不同口径的省际迁移流动人口结构比较

雷琳旋 周皓

[摘要] 不同的统计口径对应着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样本结构,进而可能导致人口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存在结构性偏差。利用“七普”数据,比较分析了户籍口径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中国迁移流动人口、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以及户籍口径下的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这三组样本的结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样本在年龄、受教育水平、性别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表明不同统计口径下的样本源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因此,实证分析应注意研究问题与分析样本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强调年龄选择性和空间分布等特征的同时,应关注人口迁移流动中的基本问题;重视通过研究人口结构变化揭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 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人口结构;统计口径;存量人口;流量人口;户籍壁垒

[中图分类号] C921 DOI:10.14132/j.2095-7963.2025.04.008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nt populat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I Linxuan ZHOU Hao

Abstract: Different statistical standards may correspond to distinct populations and sample structures, potentially leading to structural discrepancies in 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analytical outcomes.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groups of samples: the Chinese migrant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ndard and that of the place of permanent residence five years ago,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standard five years ago, and the flow and existing floating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ndar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obvious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samples in terms of 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gender, which reflect from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Therefore, empirical analysi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tch between research questions and analysis samples. While emphasiz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selectivit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ttentio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22JJD840001)”

作者简介:雷琳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周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引用格式:雷琳旋,周皓.基于不同口径的省际迁移流动人口结构比较[J].人口与社会,2025(4):83-94.

Citation: LEI Linxuan, ZHOU Ha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nt populat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J]. Population and Society, 2025(4): 83-94.

should be paid to the fundamental issues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revealing the new changes and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through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Key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population structure; statistical standard; existing population; flow popul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arrier

“谁在流动”是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的基础问题,是了解与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情况的根本,也是讨论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其他方面(如过程与后果)的基础。很多研究讨论了流动人口的定义与测量方法,并比较了人口普查中不同统计口径的优劣^[1-6]及由此反映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格局和变化趋势^[7]。虽然有学者已在“统计口径—总量结果”这一内在逻辑之下估计和比较了人口普查中不同统计口径下流动人口的总量差异^[2,5],但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结构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了解迁移流动人口的结构既能回答“谁在流动”这一宏观问题,也是后续统计分析中消除样本结构性偏差、使得统计结果更贴近现实的保证。结合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样本结构性偏差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调查样本中部分变量的分布与总迁移流动人口相应变量分布的偏离(如性别、民族等)导致的统计结果偏差,且这种偏差无法使用统计方法予以消除^[8]。因此,重新审视流动人口的定义与测量方法,并进一步关注其结构,不仅有助于了解和认识中国的迁移流动人口,还能为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提供更贴近现实的参考结果。

相比出生地口径,户籍口径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是目前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统计口径。其中户籍口径样本包括了存量与流量这两类流动人口^[2];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样本包括了户口迁移人口、返迁人口和流动人口等,具有混合属性^[1]。混合了不同类型人口的样本将因为样本结构性偏差而无法准确回答各种现实问题。比如,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户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流动时间的不同,存量与流量流动人口的流动动机与机制(包括流动时的社会背景与环境等)都存在差异。使用上述具有混合属性的样本会导致得到的数据是不同类型迁移流动人口相关数据的均值,而非真正具有因果关系的估计结果。因此,在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需要根据具体问题选择相对应的分析样本。

本文希望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不同类别迁移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鉴于户籍口径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是目前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统计口径,本文将首先比较这两种口径下样本的结构差异;在此基础上,将五年前常住地样本更具体地细分为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两种类别,以揭示其混合样本属性;将户籍口径下的流动人口细分为流量流动人口与存量流动人口。这种对比分析可以得知不同统计口径下样本的结构差异。限于篇幅,本文仅使用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后文简称“七普”),且只详细呈现人口年龄结构和教育结构,其他结构情况将通过最后的logistic回归结果综合呈现。

本文中的户口迁移人口是指近五年内户口登记地发生变化的人口(系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样本中的一部分);流动人口与普查中的二三款人相对应;而迁移流动人口则是上述两类人口的统称。同时,本文所讨论的均为省际迁移流动人口。

一、年龄结构的对比及差异

年龄是流动人口特征中最重要的维度之一,但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并没有“标准”可作为参考。因此,本文在分析时将直接比较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样本与户籍口径样本、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户籍口径下的流量流动人口与存量流动人口三组迁移流动人口的结构,以揭示各样本的结构性差异。

(一)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与户籍口径下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对比

图1给出了“七普”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样本与户籍口径样本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可见两个样本得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样本中,15~30岁的人口相对更多;而户籍口径下样本中,30岁以上的人口相对较多,15~30岁的人口占比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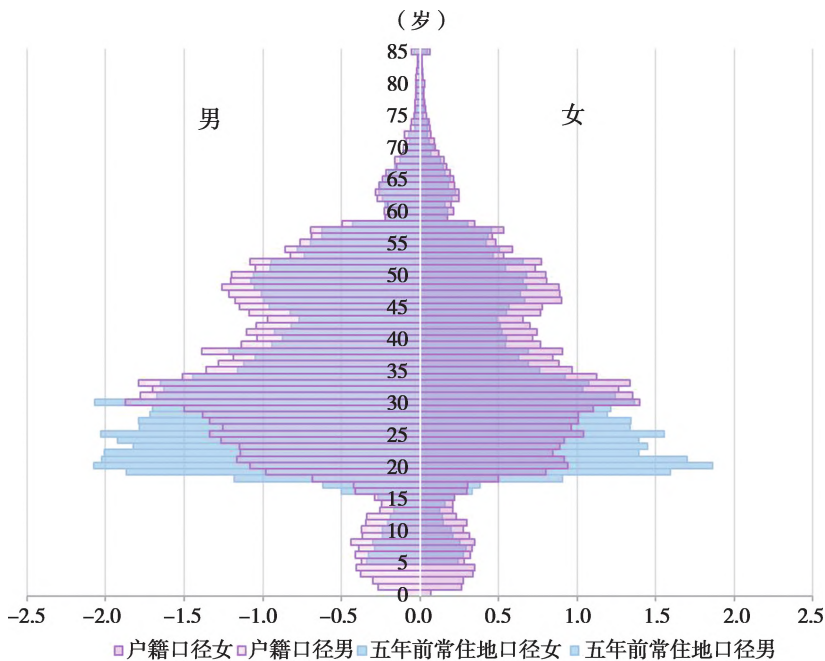


图1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样本与户籍口径样本的人口年龄金字塔

图示中最明显的是,户籍口径下样本中,迁移流动倾向较强的20岁左右人口的比例远低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相关人口比例,这种差异与两个样本各自的内部年龄结构分布有关。人口年龄金字塔中某些年龄组比例的提高必然会使其他年龄组的比例下降,户籍口径样本中,3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其他年龄组的比例相应下降;即便两个样本中15~30岁年龄组的人口规

模相当,但由于户籍口径样本中其他年龄组人口规模更大,所以 15~30 岁组人口的比例相对降低。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两组样本的年龄别流动率基本相同^[9]。因此,上述差异反映了两组样本年龄性别结构内部分布的差异。

户籍口径样本的人口年龄分布与其时间累积效应相关,而两种口径的样本年龄结构也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有关。首先,户籍口径样本中 30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在本地上居住五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形成的累积效应。相对而言,年龄越大的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会越长,从人口绝对规模上看,35 岁以上的存量流动人口规模大于流量流动人口。其次,中国持续多年的超低生育水平使得总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急剧萎缩。一方面,每(五)年新增的流动人口规模会由于迁移流动最为活跃的 20 岁左右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而缩减;另一方面,存量流动人口逐步退出流动状态。因而,我国未来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将必然会逐步缩减,在进行人口预测或人口发展规划时,应该参考新增的流动人口规模而非流量与存量之和的全部流动人口^[10]。

(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对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见图 2)。其一,在 5~15 岁年龄段人口中,户口迁移人口所占比例远高于流动人口;其二,在 15~30 岁年龄段人口中,流动人口的比例远高于户口迁移人口;其三,在 30~60 岁年龄段人口中,户口迁移人口的比例高于流动人口,特别是 30~55 岁人口中,女性户口迁移人口所占比例远高于该年龄段的女性流动人口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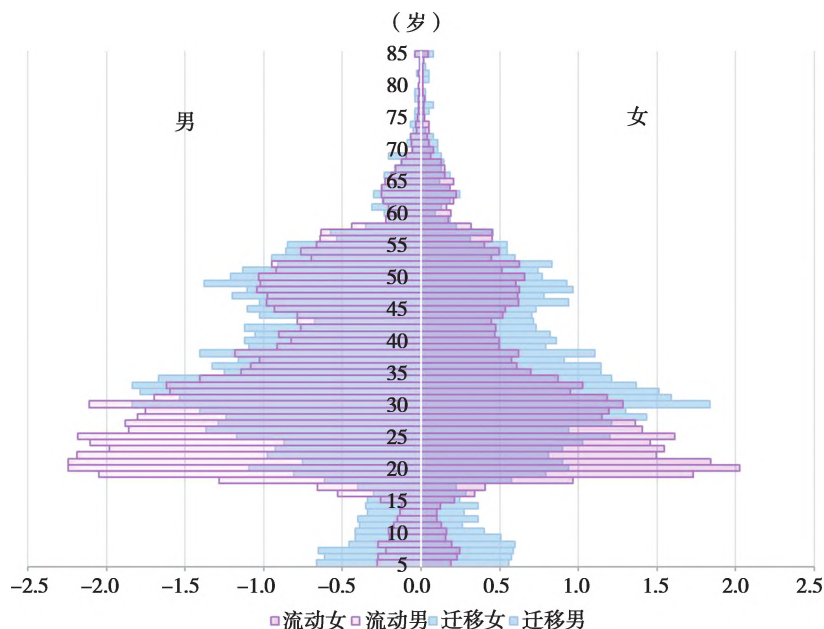


图 2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年龄金字塔

从整体年龄结构来看,20 岁左右的流动人口占比极高,这体现了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该比例逐步下降,在 40~45 岁之间形成一个小的凹槽。这个凹槽既与流动人口在该年龄段的生活稳定且流动倾向减弱有关,也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应 40 岁左右的凹槽)有关。

但户口迁移人口并未表现出在迁移流动最活跃的年龄段(20 岁左右)上的选择性,其占比相对较高的年龄为 30 岁左右,特别是女性户口迁移人口在 30 岁左右时所占的比例最高。这说明虽然人口迁移的政策性壁垒逐步消除、人口迁移流动的自由权益得到保障,特别是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户口迁移人口的规模和比例都在逐步扩大,但户口迁移的制度性壁垒事实上仍然存在,户口迁移只是针对特定群体。当然,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户口迁移的困难程度也不相同。但至少从年龄角度看,户籍制度对于迁移倾向相对较强的年龄段人口依然存在影响。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可能是因学业流动,也可能是他们的观念相对不再保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特别在意户口。

(三) 户籍口径下存量流动人口与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对比

户籍口径下存量流动人口与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见图 3)。如果说流量流动人口明显体现出 16~30 岁的年龄选择性,那么存量流动人口则表现出 35 岁的年龄选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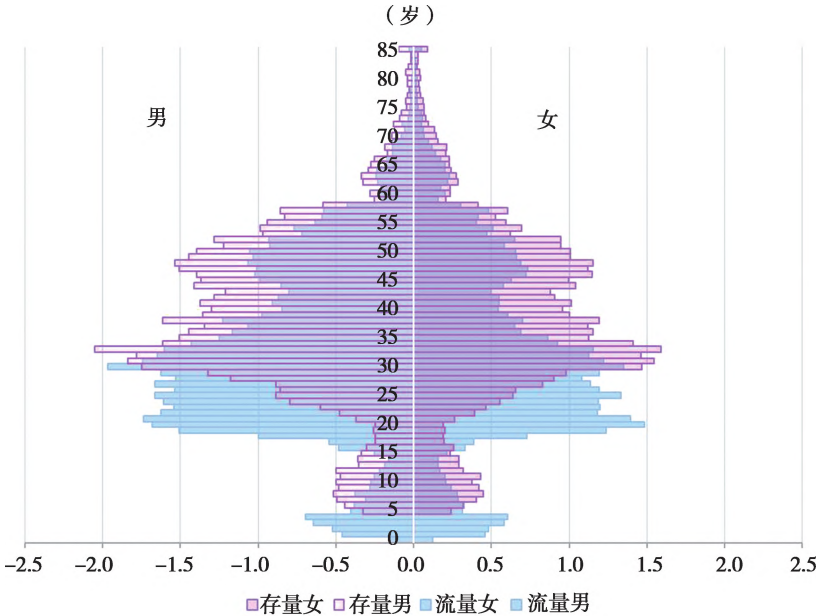


图 3 户籍口径下存量与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金字塔

由于存量流动人口不包括 5 岁以下人口,因此,5 岁以下的只有流量流动人口,当然其中大部分儿童的出生地可能就是流入地,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流入地的户籍而被视为流动人口。在 5~15 岁年龄段中,流量流动人口的比例在逐步缩小,13 岁时比例最小;这一时段与义务教育阶段相对应,为保证学业,该年龄段人口会相对稳定,从而使流量流动人口的规模下降。在 16~30 岁年龄段

则以流量流动人口为主。正如年龄别流动率在 16~20 岁年龄段迅速上升^[9],流量流动人口比例也迅速上升,并在 20~30 岁间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比例。30 岁以后,流量流动人口的比例逐步下降,在 40 岁时形成一个下凹,再在 50 岁有一个小幅凸起,但在 60 岁时又突然下凹。整体来看,这种凹凸的形状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形状相近。

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与推迟的流量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类似。5~20 岁年龄段,存量流动人口的比例随年龄增长不断降低,在 20 岁时所占比例最低;20~30 岁年龄段的存量流动人口比例则随年龄增长提高,并在 32 岁左右达到最高,其后呈现出波折型的下降,45 岁时也形成一个较小的下凹,在 50 岁时又有一个小凸起,其后在 60 岁时又有一个突然的下凹。

如果把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金字塔向下移动 5 岁,则存量流动人口在 20 岁的下凹正好和流量人口在 15 岁处的下凹重合,这说明了教育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流量与存量的角度来看,存量流动人口在 30~50 岁年龄段持续保持较大规模是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在该年龄段的下降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流量流动人口的规模在该年龄段则仍持续下降。

二、教育结构的对比和差异

五年前常住地和户籍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虽然都以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为主,但两者各自内部的教育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迁移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和研究生的比例远高于户籍口径。如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迁移流动人口中的男性研究生比例达 2.90%,女性高达 4.32%,远高于户籍口径下的相关比例(分别为 1.45%和 1.90%);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中男性大学生比例达 25.95%,女性大学生达 29.06%,远高于户籍口径下相关比例(分别为 19.52%和 20.89%)。相反,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迁移流动人口中高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均略低于户籍口径下相关人口比例。如果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中,男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99 年,而女性人口则高达 11.08 年,远高于户籍口径下的 10.23 年和 10.01 年。

那么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具有相对较长的受教育年限是否因为样本中包含了户口迁移人口呢?进一步将五年前常住地样本分解为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这一解释也并不成立。相反,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户口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论男女都低于该口径下的流动人口(男性为 10.67 年,女性为 10.92 年,均低于流动人口的 11.04 年和 11.11 年)。从结构上看,户口迁移人口中学历在小学及以下、初中和研究生这三类的比例高于流动人口,而高中和大学的比例却低于流动人口。如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为高中的男性、女性比例分别为 18.84%和 16.13%,高于户口迁移人口的 13.65%和 12.35%;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为大学的男性、女性比例分别为 26.70%和 29.82%,高于户口迁移人口相关比例。正是因为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和大学的比例相对较高,从而导致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长于户口迁移人口。从某种意义上也

说明户口迁移人口并未表现出教育选择性;而学历为初中及以下人口更有户口迁移倾向。或者说,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所覆盖的迁移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即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比户籍口径下调查获得的高受教育水平人口更多。不同统计口径下迁移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见表 1。

表 1 不同统计口径下迁移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 %

受教育程度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		户籍口径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样本				户籍口径下的流动人口			
	男	女	男	女	迁移男	迁移女	流动男	流动女	流量男	流量女	存量男	存量女
未上过学	0.35	1.44	0.66	2.05	0.36	0.89	0.35	1.55	0.71	1.98	0.58	2.16
学前教育	0.77	0.88	2.05	2.35	1.56	1.57	0.65	0.74	2.96	3.51	0.78	0.84
小学	11.88	14.62	14.39	18.09	15.44	18.73	11.31	13.81	12.44	15.15	17.11	21.92
初中	40.01	34.17	42.70	38.35	42.52	34.32	39.61	34.14	41.99	36.95	43.69	40.17
高中	18.12	15.51	19.24	16.36	13.65	12.35	18.84	16.13	19.20	16.53	19.30	16.15
大学专科	10.92	11.11	9.61	9.95	8.14	8.52	11.37	11.61	9.87	10.75	9.24	8.91
大学本科	15.03	17.95	9.91	10.94	13.17	16.61	15.33	18.21	11.36	13.13	7.88	8.10
硕士	2.39	3.79	1.25	1.72	3.57	5.66	2.20	3.43	1.27	1.83	1.22	1.58
博士	0.51	0.53	0.20	0.18	1.60	1.34	0.34	0.38	0.20	0.18	0.20	0.18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99	11.08	10.23	10.01	10.67	10.92	11.04	11.11	10.31	10.21	10.10	9.75

再者,比较户籍口径下流量流动人口与存量流动人口可知,存量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初中的比例高于流量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为高中的比例两者基本相同;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和研究生的人口,流量流动人口占比高于存量流动人口。当然,这种受教育结构与流量/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一定关联。如果分年龄别考察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发现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中,学历大学及以上的比例逐步占据了主流;而随着年龄的递增,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小学的流动人口比例逐步上升(见图 4)。虽然这是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但也可以反映出存量流动人口与流量流动人口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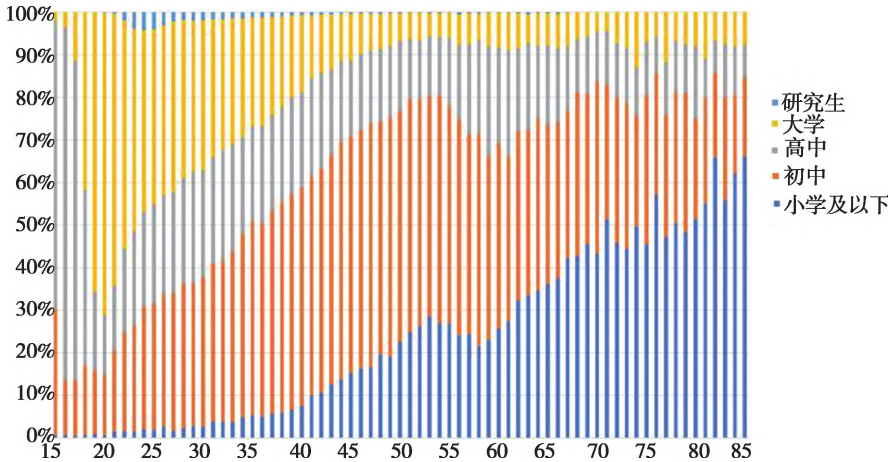


图 4 省际 15 岁及以上年龄别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10]

从上述有关教育结构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五年前常住地口径调查得到的高受教育水平人口更多,且户口迁移人口未体现出明显的教育选择性(仍以初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为主)。户籍口径下,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在教育结构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该口径下,年龄别或代际之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存在差异,也体现了人口迁移流动行为与个体生命周期之间的相关性^[11-13]。

三、综合对比各类迁移流动人口结构差异的回归结果

本文选用 logistic 回归呈现各类迁移流动人口在结构上的差异(见表 2)。两个模型分别对应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户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参照组)、户籍口径下存量流动人口和流量流动人口(参照组)。需要说明的是:(1)本文无意讨论因果关系,且下文的 logistic 回归也不反映任何因果关系,仅呈现类别之间的结构性差异。(2)由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与户籍口径下的流量流动人口之间存在较大的重合,导致无法利用回归分析比较这两个样本,因此此处综合性对比只针对两种口径内各自的不同类型。在解释表中结果时,应该注意虚拟变量对应的分类变量的整体性,即如果系数显著,说明该分类变量在两类迁移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3)人口普查中能选用的变量不多,模型尽可能地加入更多的变量,且尽量使用以往研究中曾涉及的、能够说明样本结构差异的变量。

表 2 各类迁移流动人口结构差异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0=流动人口)		户籍口径(0=流量流动人口)	
	OR	SE	OR	SE
年龄	1.008 7 ***	(0.001 9)	1.020 8 ***	(0.000 7)
性别(0=男)	1.095 3 **	(0.040 5)	1.072 9 ***	(0.014 4)
婚姻状况(0=未婚)				
有配偶	1.771 6 ***	(0.095 7)	2.131 5 ***	(0.040 6)
离婚	3.364 4 ***	(0.347 5)	1.988 5 ***	(0.094 4)
丧偶	2.550 7 ***	(0.399 8)	1.777 3 ***	(0.111 1)
教育(0=未上过学)				
学前教育	1.415 5	(1.512 4)	0.670 8	(0.208 7)
小学	2.565 2 ***	(0.625 3)	0.980 8	(0.061 5)
初中	3.252 5 ***	(0.789)	0.974 2	(0.060 4)
高中	2.736 0 ***	(0.673)	1.146 7 *	(0.072 6)
大学专科	2.389 4 ***	(0.600 8)	1.187 4 **	(0.077 5)
大学本科	2.591 8 ***	(0.653 1)	1.088 1	(0.071 9)
硕士	5.652 9 ***	(1.497 1)	1.572 0 ***	(0.127 8)
博士	19.068 0 ***	(5.636)	1.657 9 ***	(0.253 9)
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0=有)	0.246 1 ***	(0.011 4)	0.991 2	(0.013 8)

续表2

变量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0=流动人口)		户籍口径(0=流量流动人口)	
	OR	SE	OR	SE
户口登记地类型(0=乡)				
镇的村委会	1.360 6 ***	(0.061 7)	1.069 6 ***	(0.016 7)
镇的居委会	2.526 7 ***	(0.190 3)	0.996 1	(0.027 4)
街道	2.250 5 ***	(0.160 3)	0.972 4	(0.023 3)
工作情况(1=工作)				
在职休假	1.830 7 ***	(0.260 0)	0.771 5 ***	(0.045 9)
未工作	0.867 0 ***	(0.041 1)	0.831 8 ***	(0.013 7)
常数	0.017 5 ***	(0.004 5)	0.179 6 ***	(0.012 5)
N	45 884		108 483	
LL	-12 190.342		-70 607.958	
Pseudo R ²	0.080 8		0.045 3	
LR chi ² (19)	2 144.19		6 698.94	

注:***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数据根据“七普”0.96‰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来看,以无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为参照组,户口迁移人口在诸多方面与参照组存在着显著差异。年龄每提高1岁,成为户口迁移人口的可能性会提高0.87%;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可能成为户口迁移人口;相对于未婚人口,已婚人口或离异/丧偶者更有可能成为户口迁移者;受教育水平越高,成为户口迁移者的可能性越大;相对而言,没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口(类似于原有的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更不可能成为户口迁移者,这一点说明户口迁移人口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由农业户口向非农户口转移的人口,也同样说明了低受教育水平人口在户口迁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的原因;再结合户口登记地类型,可以发现户口迁移人口更多来自镇的村/居委会。以有工作的流动人口为参照组,在职休假的更可能是户口迁移人口,而未工作的成为户口迁移人口的可能性较低。这些特征性描述综合性地说明了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在整体结构上的显著差异。

户籍口径下流量流动人口与存量流动人口的结构综合对比结果见表2右侧两列,其结果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结果基本相同。年龄越大越可能成为存量流动人口,这与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情况相对应;存量流动人口与流量流动人口在性别结构、婚姻结构等方面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在教育结构上,部分虚拟变量差异并不显著,但高中、大专、硕士、博士阶段人口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变量差异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中,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特别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户口登记地类型亦只有镇的村委会相关结果显著,其他两类均不显著,这表明存量与流量流动人口中的城镇人口情况相当,只是在镇的村委会上略有区别。总体来看,户籍口径下的流量流动人口与存量流动人口在各种结构特征上存在显著的

差异。

上述结构性综合对比分析表明,无论是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还是户籍口径下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都存在明显结构性差异。因此,在利用各种统计口径下的样本进行分析时,应注意研究问题与分析样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得到相对可信的研究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采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与户籍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户籍口径下的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年龄和教育结构的差异以及样本回归结果的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1.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与户籍口径相比:(1)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样本中 20 岁左右人口的比例相对较高;(2)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高中和大学的比例高于户籍口径下相关人口比例,显示出较强的教育选择性;(3)中国的超低生育水平导致总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缩小和五年内新增流动人口减少,并且随着存量流动人口越来越少,未来流动人口总规模将逐步缩减。

2.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相比:(1)户口迁移人口集中在 5~15 岁和 30~60 岁这两个年龄段,而流动人口的突出年龄段为 15~30 岁;(2)户口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同口径下的流动人口;从结构上看,户口迁移人口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和研究生受教育水平的比例高于流动人口,而高中和大学的比例却较低。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户口迁移人口并未表现出教育选择性而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更有户口迁移倾向。

3.户籍口径下存量与流量流动人口相比:(1)流量流动人口集中在 16~30 岁,存量流动人口则集中在 35 岁以上;(2)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类似于被推迟 5 年的流量流动人口年龄结构;(3)户籍口径下,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在教育结构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更显著的是年龄别或代际之间的差异,即年轻队列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大学及以上为主。

4.综合性的回归分析表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在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诸多方面与参照组(无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户籍口径下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在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变量上差异并不显著,说明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中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结构无显著差异,但在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却差异显著。

(二) 讨论

上述分析说明各类子群体内部存在着较大的结构性差异,因此在研究具体问题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样本。基于上述结果,以下几点需要进一步讨论。

1.不同统计口径的人口结构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

如果说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与户籍口径这两个样本的结构差异来源于不同人群,那么同一统计

口径下的不同样本既是两类不同的群体,其身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不同。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差异与户籍口径的时间累积效应有关。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代际差异不仅体现了我国整体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变化,而且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类似,都表明虽然人口迁移政策逐步放宽,但户口迁移的制度性壁垒依然存在;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也可能因学业流动或不再过分关注户口。同时,年龄结构(特别是户籍口径下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与流动人口整体年龄结构的改变有关,也与多年来我国总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的底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有关。因此,对相关人口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社会经济与人口的发展历程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

2. 重视人口迁移流动中的基本问题

“谁在流动?”是一个与流动人口定义(统计口径)、测量相关的问题,是需要分析流动人口结构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研究的基本问题。只有回答了“谁在流动”,才有可能真正回答“为何流动”、流动后果及政策需求等一系列后续问题。要回答“谁在流动”,首先要厘清人口统计口径和测量问题;其次要清晰描述人口相关结构。许多文献讨论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与测量问题,以期解决人口总量估计问题,然而他们更关注后续的分析。但统计口径和测量这些基础性问题同样重要,上述分析也表明,人口结构不同,“谁在流动”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

再进一步,本文只是描述性分析了省际流动人口在不同统计口径下不同子总体的结构,但流动人口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如城乡、是否跨省以及区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等,这些不同划分标准下的样本结构差异都可以回答“谁在流动”这一问题,同时还能部分揭示不同人群迁移流动的原因。

可以说,对迁移流动人口结构的分析既是帮助我们了解当下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重要“窗口”,也是进一步探索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转变历程的基础“抓手”。

3. 关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30岁以上的存量流动人口占比相对较高,这种时间累积效应导致的存量流动人口相对规模较大是历次人口普查都未呈现的新趋势。这说明,一方面考虑何谓流动人口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流入地应该更加关注这些长期“流而不动”人口的政策需求。相对应的,如果将流量流动人口的相关统计结果与历次人口普查中的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年龄别流动率仍然体现了年龄选择性,但从年龄金字塔来看,20岁左右迁移流动最活跃的流动人口规模已经大幅缩减。这个新变化主要源自流出地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20岁左右农村人口的“内陷”^[14]。而流出地(农村)人口的这种“内陷”反过来还将对未来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结构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当前的迁移流动人口结构既是人口发展的结果,也将成为未来人口发展的基础,既能展现当前迁移流动人口状况,又可以通过对比体现新时代迁移流动人口的新变化趋势。

人口教育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比如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显示出较强的教

育选择性,而户口迁移人口则以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为主;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水平逐步成为主流,而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大,初中及小学受教育水平的比例逐步上升。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代际和年龄上的差异既表明人口迁移流动与个体生命周期存在相关性,也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迁移流动人口内部的结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群对于各类社会政策的需求与意愿也是不相同的。

总之,在强调流动人口年龄选择性等部分特征与空间分布等稳定性特征的同时,更应该通过研究流动人口结构及其变化揭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新变化趋势。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社会、个体发展紧密关联、相互作用。只有重视流动人口基本问题并关注其新变化趋势,才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

[参考文献]

- [1]周皓.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定义——人口普查视角下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2(3):17-30,126.
- [2]周皓.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比较[J].人口与经济,2024(4):32-44.
- [3]朱宇,林李月,李亭亭,等.中国流动人口概念和数据的有效性与国际可比性[J].地理学报,2022(12):2991-3005.
- [4]王婧雯,朱宇,林李月,等.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改进与新口径下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进展,2023(3):464-477.
- [5]丁金宏,常亮,陈益豪,等.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及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动分量辨识[J].地理学报,2024(8):1883-1897.
- [6]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人口研究,2006(4):70-76.
- [7]严善平.当代中国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基本格局及变化趋势[J].人口与经济,2023(5):112-125.
- [8]周皓.样本结构性偏差与因果推论——基于实验数据的分析[J].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3(2):126-188.
- [9]周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及其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85-201,206.
- [10]周皓,陈晓雄.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历时演变[M].//韩嘉玲.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26-50.
- [11]BERNARD A,BELL M,CHARLES-EDWARDS E.Life-course transitions and the age profile of internal migration[J].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2014(2):213-239.
- [12]BERNARD A,BELL M,CHARLES-EDWARDS E.Internal migration age pattern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Australia and Great Britain compared[J].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2016(2):1-24.
- [13]周皓,陈晓雄.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及其特征——基于省级尺度的类型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4(2):2-14,125.
- [14]王广州,刘旭阳.城乡人口迁移流动新趋势——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6):76-87.

[责任编辑:江振振]